

傳記文學叢刊

黃興評傳

左舜生著

Frei How

黃興評傳

左舜生著

黃興評傳

左舜生

傳記文學叢刊之十



黃克強先生遺影

中山先生嘗時接讀由倫敦發來之函得悉有人冒名
致函美西各埠妄造黑白誣謗

公以冀識壞邪公之名譽而阻前途之運動其

居心險毒殊為可恨再四調查東京國作無有人

昧心為此若但共陶煥卿一人由南洋來東時痛

加詆誅於公并據有在南洋充當教習諸人

之公函呈云以此要求本部開會弟拒絕之將

公函詳細解釋以任南洋諸人之反省是南乃

由弟與韓人風劉秉之三人出名因當時公函中

有湖南數人另致函弟其語激烈本擬俟其回廈
再作理處不料陶煥卿來東時一面囑南洋諸人
將前公函印在當地發表即印刷分佈於南洋各埠者一面在東
京運動多人要求開會江漸在東京與陶表同情者
不過些少數人江漸與章太炎而已及為弟以大義
所阻止又無理欲攻擊於弟在橫來之附函中
即有弟此云朋比為奸之語弟一概置之
不理彼現心如何只專待南洋之消息想將
來必大為一番之吵鬧而後已彼不但此也且反

對將續出之民報此民報專為 公一人虛張
聲勢非先革除 公之總理不能辦民報則第不
理即運動章太炎在華新報登一偽民報
檢舉狀如附 見卑劣無恥之手段令人見之
羞憤欲死現在東京即非同監會員者亦痛
罵之此新聞一出章太炎之名譽掃地矣其在
所居之處吳稚暉君書東京同志以噴有煩言
則見人極卑劣今又為此誠可恨也 弟與精
衛等商量亦不必此之計校將來只在民報上登

一彼為神經病之人 瘋人營謀目可不信且有識
者亦已責彼無能也 縱觀陶章前發之所為勢
將無可調和就在那等以大度色之將亦不失
衆望不特公之則意之亦美也 而坦亦
不出陶章之所為今已由弟函達久報解釋
一切^{抄上} 然犬吠竟不足証也 此
公竟不能度量涵之 去東京不與陶等雜悍弟
當以身力拒之 世以為念民拒廿五步已出共是
不口亦可出來 美阿之報統豪至自由新報虛候

此册即一千册

云處特按前步郵寄三冊於上以慰則中

寂且博先觀之一快弟所分款之刻為無此

籌乃且利身日知日今已及四千兩以上矣不移

步他方為所牽批竟不能戶必有何以

援我各港部在東所籌乃如能成功可

少資以活動刻未楊曉不別結果如何

續述以後費中即請字

日日本東京府豐多摩郡西大久保一五八

柳原富貴興收口為要此請

籌安

西十一月初七日

某々報同志先公鑒茲據若兄照會總理孫君
 令春由南洋起程赴歐將由歐來美想
 各位同志已有所聞本處風聞於孫君未抵美
 以前有人自東京發函美以友瑋華字日報
 對於孫君為種種排擠辭用心險毒殊為可
 憤故特飛函奉白
 一按本會章程如總理他通所有事務由庶務
 代理故凡公函必須有庶務簽名及蓋用同監
 會之印者方可認為公函
 二如非公函而函中有多數會員簽名者則作為
 會員之函件請將貴姓名暨所陳之事實抄
 錄一通寄來本處俾得調查考核以明是非

謝直之所主

（一）名係匿名、凶則其為清政侯保奸細之所為
毫無疑義近日常奸細充斥極力欲搖撼本黨道
誼離間之事陸續不絕同人可置而不理

以上三條為祈

各位同志為意再若南洋近三同志對於孫
君抱惡感情不審了實匿出於排擊之舉
敝處暨南洋分會已解釋一切此致
各位同志乘孫君此次來美相與同心協力以謀
國作之進步故大業於成功是所盼禱

中國同盟會駐務 簽名

（蓋有同盟會之印為憑）

自序

在三年前，我便發願爲譚嗣同（復生）、黃興（克強）、宋教仁（遜初）、蔡鍔（松坡）四先生寫成一篇合傳。後來因爲時間不能集中使用，而連續在一種雜誌上登載，因篇幅的關係，也不很方便；再加上每寫完一人，我照例要休息一會，或離開香港旅行去了，因而仍只好分別發表。現在勉強寫完的，還只有譚、黃、宋三篇，松坡一篇，則尚有所等待。

現在我回想，最初我要把四位先生的生平用合傳的方法來寫，不是沒有理由的：

一、他們四位都出生於湖南，他們在治事、治學和做人方面所表現的個性，不無相似之點，實際他們都是湖南近代學風一線相承的人物。

二、他們殉國的年齡，最高的不過四十出頭，低的則剛過三十，假定他們各能延長二十年以上的壽命，他們對國家的貢獻可能更多，所以最可痛惜。

三、他們同在短短的二十年左右，直接或間接，先後一一爲袁世凱所摧毀，而影響了中國近八十年間的政治、軍事和學術思想的全面。

四、他們幾位都是文人的底子，又都富有文采，但實際復生與遜初兩位幹政治，政治便是他們的戰場；克強在革命過程中，松坡在護國一役，又都表現了最高的軍人本色，足資後起者的模範，是以難能可貴。

梁任公先生爲現代中國做啓蒙運動最努力的一人，他治學重點關於史學的一面，更爲我所私淑。他和復生與松

坡的關係，在師友之間，且同患難，共生死，情感最爲篤厚。現在我們從任公的遺著中，不難在他那種墨與淚俱的字裏行間，窺見譚、蔡兩先生的風貌，而恨想其生平。

石陶鈞（醉六）先生，是我的老友，老同志；民國十四、五年之交，他住在上海哈同路民厚里的一段時期，又是我鄉居，因而我和他常有見面談天的機會。他在光緒二十二、三年，即爲湖南有名的青年秀才，與克強、松坡同出學使江建霞（標）之門，頗爲當時長沙維新與守舊兩派人士所爭取，新派以梁啟超爲代表，舊派以葉德輝爲代表。稍後留學日本士官畢業，參加革命，列名「同盟會」秘密組織「丈夫團」。辛亥湖南獨立，任都督府軍政部部长。曾加入青年黨，關係不深。晚年專攻哲學，略通德文，一度遊德。他和克強、松坡的友誼甚篤，共事甚久；當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北遷，克強任南京留守，醉六是他的重要幕僚，克強赴美，醉六和他同行；護國之役，松坡率少數滇軍，與袁世凱所遣壓倒優勢的雄兵悍將，在川南瀘敘一帶作戰，歷時凡四閱月，艱苦備嘗，卒染不治的喉症，其時醉六即在松坡的身邊，參與最高謀議，而且後來他們兩家還結成了兒女姻親；我從醉六所得有關黃、蔡兩先生的口碑，有非其他史料所詳者。「不知其人視其友」，即看醉六那種熱情內蘊，而表面則其「淡如水」的神態，也可以使我想像黃、蔡兩先生的風範。

克強先生對於創建民國的勳業，其地位僅次於中山先生；在民國初年，中外人士無論在口頭，在文字，一提到中國革命，大抵以孫、黃並稱；甚至連袁世凱在民元招待兩先生北上，也用了同樣隆重的典禮。可是，以我近三十年教書的經驗，各地大學生，在我沒有和他們講明以前，能舉出克強先生的姓氏，或略略知道他生平梗概的，已絕無僅有；甚至在某些敘述中華民國開國史的書籍，能有三兩處提到克強先生的也不多。抗戰初期，政府發號施令的重心，已轉移武漢，我抽暇回過長沙一次，除訪問我童年時舊居追思我的父母以外，曾約同兩位少年同學，渡湘江到嶽麓山，展謁過黃、蔡兩先生的墓地。其時去兩先生的逝世，剛過二十年，墳墓周圍的情況已零落不堪，幾已淪於荒煙蔓草，好像從來沒有人過問，更不必說爲他們建立銅像這類的事了。我認爲這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共匪毛澤

東，膽敢把中華民國一筆勾銷，現代的中國人不重視歷史，而敘述民國以來歷史的人，更失去公平，即爲最主要原因之一！

請本書的讀者不要誤會：以我對譚、黃、宋、蔡四先生了解的淺薄，乃冒昧爲他們寫傳，以爲只是動於一種鄉情，實際我對近代湖南的人才，另有看法，例如十年前我寫的一部「中國近代史四講」，便有如下面的一段：

「湖南，確實是一個比較奇怪的地方，可是我就站湖南人的立場，像楊度所作『湖南少年歌』，所謂『若道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這類過度誇大的話，也到底不敢苟同。因爲過分強調地方觀念，就整個中華民族看，並不是一件好事。不過以最近一百一十年的歷史來說，如胡、曾、左、羅、江、彭、楊爲維護中華文化而撲滅『太平天國』，魏源、郭嵩燾、曾紀澤之倡率效法西洋，譚嗣同等之於戊戌維新，唐才常、林圭、李炳寰、沈蕙、蔡忠浩、何來保、舒閏祥等之於庚子自立軍，黃興、宋教仁、陳天華、楊篤生、禹之謨、劉道一、譚人鳳、焦達峯等之於辛亥革命……，湖南人有一種敢作敢爲的幹勁，確實是表現得相當強烈的；但所謂『敢作敢爲』是一事，作得究竟對不對卻是另一事。例如庚子一役，唐、林等發動軍事以自救，誠然做得很對，但阿附端（端王載漪）剛（毅）縱容『義和拳』的，也以湖南人爲最多；中華民國之出現，黃、宋等誠然功在國家，但把中華民國一筆勾銷的，卻正是今天的毛、劉兩匪首；民五洪憲一幕，首先發動實力倒袁的是湖南人蔡鍔，可是當時帝制派的首領，卻又正是湖南人楊度，而李燮和、胡瑛也同列於所謂『洪憲六君子』之流。我們必須了解湖南人這種好走極端的性格，才能明白光緒二十三、四年之間，梁啟超在長沙所以受到當地守舊人物王先謙、葉德輝等痛擊的這一事實。」（見「中國近代史四講」一一一面）

我對克強先生的家世和若干小節，本來知道的不多，錯誤在所難免。例如：長沙有一張城門叫「小西門」，我出進這張門至少也有一百次，可是動手寫的時候，乃筆誤爲「小吳門」；克強先生有一個兒子名「一美」，我明明有極正確的資料在手邊，臨時不曾覆看，沒有向他的大兒子「一歐」方面想，卻對這個「美」字望文生義，把他歸

入克强的女兒一類。當這篇東西在臺北出版的「傳記文學」發表的時候，承臺灣細心的讀者指出，使我能加以改正，實在是衷心感謝。

再關於克强先生辛亥在武漢作戰一幕，我自來印象模糊，現在有李書城的這一篇，他是當時克强的參謀長，作戰計劃也是他定的，當然算得是第一手資料，所以我把它錄在本書的後面。其他如劉揆一、章士釗、周震麟、黃一歐的幾篇，前三人都是克强多年的老友，一歐更是他的兒子，我參照其他資料，更求證於湖南父老的口碑，關於克强的一生，也以他們所述最爲正確。除劉的一篇早經發表以外，其餘的都成於大陸淪陷以後，看見的人不太多，所以我一併保存下來。其意在使人願爲克强先生另寫一篇詳傳的時候，便於參考，決非多費紙張，濫充篇幅，謹說明其原委於此。

民國五十七年一月於九龍惠和園

左舜生

黃興評傳目錄

自序·····	一
一、寫在傳前的一段話·····	一
二、從黃興的家庭談到「華興會」的發起·····	九
三、「同盟會」成立前「華興會」的活動·····	一三
四、孫黃攜手與「同盟會」成立經過·····	二三
五、「同盟會」成立後的六年間·····	三五
六、武昌大革命爆發以前·····	四七
七、首義事實經過·····	六一
八、克強在漢口、漢陽的苦戰·····	六九
九、克強參加南京臨時政府及任留守時期·····	八一
一〇、宋案與二次革命·····	一〇〇
一一、關於克強逝世前後一般的看法·····	一二二

附錄：

一、與黃克強相交始末·····	章士釗·····	一一九
二、辛亥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	李書城·····	一二九
三、回憶先君克強先生·····	黃一歐·····	一五九
四、黃興與明德學堂·····	黃一歐·····	一六九
五、關於黃興、華興會、和辛亥革命後的孫黃關係·····	周震鱗·····	一七五
六、黃興傳記·····	劉揆一·····	一八五

一、寫在傳前的一段話

光緒二十九年（1903），章炳麟（太炎，1868—1936，浙江餘杭）以「蘇報案」在上海入獄，三十二年五月期滿被釋，即由「同盟會」派人迎往東京。「同盟會」機關報——「民報」自第六期開始，即改由章任編輯兼發行人。太炎在「民報」第八期發表一篇重要文字，曰「革命之道德」，列舉革命黨人必須具備的道德凡四點：一曰知恥，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我默察六十年來的革命人物，能做到一兩點已屬難能；對這四點能一一躬行實踐且至死不懈的，就我所知，殆無出克強先生之右者。

當「同盟會」成立不久，胡漢民曾問過中山：「從前追隨先生革命的陸皓東、鄭弼臣（士良）、楊衢雲幾位先烈，比之黃克強如何？」

中山回答：「……陸皓東、鄭弼臣各有所長，十分可佩；但他們的魄力，似還不及克強。……」（見胡漢民講「總理首次起義的精神及其教訓」，載「革命理論與革命工作」第三冊。）

胡漢民本人，也有幾句讚美克強的話：「……余與先生共處數年，共從事於欽廉、鎮南關、河口、新軍、廣州諸役。先生雄健不可一世，而處世接物，則虛衷縝密，轉為流輩所弗逮。先生使人，事無大小，輒曰『慢慢細細』，余耳熟是語，以為即先生生平治己之格言。……」（見羅家倫編「黃克強先生書翰墨蹟」下半部「釋文及考訂」的第六面，胡漢民跋克強先生辛亥前一年庚戌四月寫給中山的一封信。）「慢慢細細」是我們長沙最流行的口語，意即說一個人在處理一件事的時候，總要從容不迫，不可手忙腳亂，以免陷於錯誤。胡先生提到克強先生最愛